月色倾城

胡散风

摄影：周水生

一到中秋，月亮便前所未有地抖擞起精神，放射出最充实的清晖。人间万姓，不由得举头仰望，借着高山高楼，小桥流水，在不同的景致中，欣赏月色不同的魅力。于是便有了平湖秋月、琼楼望月、太清水月、层林邀月的风雅，便有了三潭印月、水映金月、卢沟晓月、二十四桥明月夜等不同的风致。

说到赏月的胜地，长沙当然不能错过，这座名为星城的城市，天然与星空接近。

这种接近，当然有地理意义上的原因，长沙不缺高山，如大围山之峻，影珠山之奇，黑麋峰之秀，登高举目，手可扪星辰；当然还有星象上的理由，天上一颗长沙星，地上一座长沙城，明崇祯十二年《长沙府志》卷一开篇云："国有分野舆地之气，与星相属，有事则见于天。登灵台而望云物，考顺逆而察灾祥，修省消弭，于是乎在。"天心阁最初就叫"天星阁"，是古时长沙人在地势高处所筑的观星相、祭天神的"灵台"。登天心阁赏月，最得上应天星的豪气，清代何浚年在天心阁看月便忍不住放歌："天心高阁浮云齐，浮云净扫天可梯。蹑虚欲挟飞仙去，一声长啸千山低。"

一声长啸千山低，背后是对长沙城钟天地之灵秀、蕴山水之华英的自信。如果说天心阁赏月，最得赏月之豪迈，那么杜甫江阁赏月，最得赏月之深情。江阁巍峙江边，一望空阔，江水流深，明晃如练，想当年，杜甫枕藉乎舟中，所见是张九龄笔下的"两边枫作岸，数处橘为洲"，而今，于枫红橘绿之外，更添灯火辉煌，衬托得一座楼阁如天上宫阙，亦真亦幻，飘飘如仙。当然，岳麓山赏月，也是最有清凉之感的，走在积水空明般的山顶路上，听天风澹荡，看四望无际，有天地入我胸中之概。但你若以为夜色下的岳麓山是一片清寂，就大错特错了，不知从何时起，这里已经成为看日出的热门地，凌晨两三点就已热闹喧阗。

长沙与星空的接近，更多还是文化意义上的，或者说，是一种意象上的。"洞庭千古月，湘水一天秋。凉宵将傍三五，玩事若为酬。人立梧桐影下，身在桂花香里，疑是玉为州。宇宙大圆镜，沆瀣际空浮。傍谯城，瞻岳麓，有巍楼……"这是宋代李曾伯在长沙中秋约客赏月的情境，整座城犹如被一座大圆镜笼罩，在空明澄澈的镜像之中，山、水、洲、城，和谐地存在着。如果说李曾伯所见月色下的长沙城，如一幅清雅的水墨画，那么而今的月色长沙，层次更为丰富，色泽更为饱满，已然是一幅壮丽的写意油画了。

且不说452米高的国金中心，刷新了长沙城从未有过的视野高度，让"圆月当新霁，高楼见最明"有了最真切的感受；也不说湘江、浏阳河上的密集桥梁，长虹卧波，让"明月照山川，长空挂玉盘"有了最好的天地呼应；也不说铜官窑古镇、靖港古镇、华谊兄弟电影小镇、浏阳天空剧院、长沙方特等地，千灯闪烁，笙歌腾沸，花市光相射，满路飘香麝，让"接汉疑星落，依楼似月悬"有了更鲜明的注脚，单说一江两岸的灯光秀，以湘江为主轴，绵延数公里，水天星空，流光溢彩，交相辉映，各竞风流，较之"灯火万家城四畔，星河一道水中央"更为璀璨绚烂，把长沙的夜空燃爆，也让天上的那轮圆月更见神采，不见清冷，只有明辉。

扫码登录
"iChangsha"
此刻长沙

图片来源于"i Changsha"长沙数字化城市形象资源共享平台

责编/范亚湘 美编/吴志立 校读/符卓棻

堆成风景 自巍然

程卫

浏阳洞阳山以山之名标注了地域之名，洞阳镇洞阳村皆由此而来。作为道教36小洞天的第24洞天福地，洞阳山确实给人神秘之感，尤其是当云雾缭绕之时，总是令我不禁遐想，想一探白云深处的究竟，于是就有了去攀登的想法。每一次攀登必定是冲着一座山的最高峰而去的，洞阳山的最高峰叫作白石尖，一个直白到让人想立即登顶的名字。

第一次攀登，是在夏天。行至半山竹亭，突遇暴雨，望着被云雾深藏的山顶，似乎在告诉我，时机未到，便兴尽而止。登山讲究机缘，我知道，这是机缘未到。于是，秋日再登白石尖，天高云淡，一个人从白烟洞径直而上，山林寂静，唯有风声作伴，风是山的言语，春风吹醒万物，夏风穿林送爽，秋风吹熟果实，冬风深藏生机。这一次的攀登，带给我一种全新的感受，我置身于大山的身怀，能听见山体的律动，并感受大山的孤独。孤独是每一座山的底色，因为沉思与坚守，于是，走向一座山，便是走向一种孤独，而这孤独又恰恰赠予我与万物对话的能力，孤独而心宁静，宁静而万物亲。

沿着山间道路攀登，蜿蜒曲折，落叶铺满，脚踏着这样的一份柔软，感受着每一个春夏秋冬在山体上留下的馈赠，有时光的温暖味道。终于登临白石尖，极目远眺，周边尽收眼底。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这是每一次登临的必然之意。

山顶很窄，几块硕大的白色岩石构成了一纵排开的峰势，果然白石尖，名不虚传。站在峰尖之上，一侧悬崖落差达几十米，腿有些发抖，但当山风袭来，反倒有了傲然而立的感受，环顾四周，群山拱翠，洞阳山的全貌展现在我面前，一览无余，心旷神怡。我的目光，望向了起点处的白烟洞，一个小的聚落，五六户人家，鸡犬相闻，看到了那条山路，如此一条小径，连着山脚与山顶，山脚是人间烟火，山顶是天地云雾，这是一种多么美好与温暖的串联，恰如现实与理想的距离。这样的距离本来抽象，因为偶然的灵感，让抽象变得如此贴切具体，这是我此次的登临意。

近日，我们一行五人，又登白石尖。由于走得慢，山中的路，变得具象，刻着登高的意义，藏着家乡的秘密，看着同伴在不断地打卡拍照，我知道，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座家山，每个人对家山都有自己的定义，寻访家山，是与故乡的对话，是与自然的亲昵，是与自我的融洽。

以前总觉得只有远方的山才是美的，直到真正去爬自己的家山，才发现家山最美。我朴素地认为，"家山攀登计划"除了享受登山运动之外，一定还有特别的文化意义，等待着我们去感受，去聆听，去挖掘，去整理。

于是我开始正式了解这座山，查阅资料，寻访乡贤，这座山开始变得具体生动。在这之前，我仅仅知道它的名字，从此之后，我开始熟悉它的故事：

白石尖，位于浏阳葛家镇、洞阳镇与长沙县江背镇三镇交界之处，乃浏阳西北第一高峰，海拔778.3米，因最高山顶有块巨大白石而得名"白石尖"，历史典籍多有记载，清嘉庆《浏阳县志》、清光绪《湖南通志》等记载，白石尖与大围山同属第四纪冰川遗迹，有诗曰："叠叠青山翠幕悬，堆成风景自巍然。旁观万壑争斜日，可助千松扫暮烟？盛友频斟陈谷酿，危崖新挂彩云笺。何当啸傲峰尖上，一览方知天外天。"

我站在白石尖上，要同伴给我拍下照片，风又起来了，带着一股冬天的凛冽。数次登临探寻，我已然爱上了这座有着历史底蕴但现已寂寂无闻的山峰：寂寂并没有什么不好，现实还给你全部真实，一个人的山顶，便是一个人的天地。

我会经常在山下眺望洞阳山，晴天是层次分明的群山拥聚，阴天是似是而非的朦胧妩媚，雨天则是若隐若现的神秘洞天，推开窗，任山风吹进房间，开始一场与它的交融与对话。

我知道，你是不屈的，作为浏西北的第一高峰，你有睥睨一方的资本；我知道，你是落寞的，作为道教的洞天福地，你曾光芒四射；我知道，你是倔强的，作为地方的文脉所在，你从不曾媚俗；我还知道，你是独立的，作为几万年的历史见证者，你见过太多沧海桑田，见过太多世态诡变……"叠叠青山翠幕悬，堆成风景自巍然。"终于，在不断地走向你的同时，我也在不断地读懂你。

突然，一股带着劲头的清风，吹动窗台的墨兰，拨弄那淡淡的幽香，好像在回应我对你的阅读。这清风，我分明闻到了白石尖的味道，仿佛沿着我寻找你的路一路而来。

新时代·我们的新生活
一起阅山河·大美长沙
投稿邮箱：cswbwczx@163.com 征文
长沙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 长沙晚报社 主办

遥远的回顾

周实

收到讣告，谭树林去世了，因病医治无效，72岁，算算，他大我两岁。

1970年，我是16岁，他大我两岁，也就是18岁，一同到湘西修铁路，因为在长沙同住一个区，东区（现芙蓉区），也就分到了一个连，东区连。

第一次见到他，很黑，脸很黑，眼睛很亮，扁扁的国字脸上，因为肤色黑，牙齿也就显得白。

有人告诉我，他在长沙时，是卖水果的，而且多卖烂苹果。不管你多会吃，吃得多么快，也比不上他削得快。一个烂苹果，他三下两下，烂的部分就不见了，一溜长长的苹果皮就像一条项链，可以挂到你颈根上。

我见过他玩刀，那刀在他的指缝间，飞快地转着，就像玩杂技，贴着手掌手背飞。

初到湘西时，我和他曾在炊事班共过事。

有一次，我和他去保管室领肉。这可是大事，难得吃回肉。肉很少，百把人，只有一小块。保管员，没注意，掉了点碎肉，落到灰里面，他一伸手就捡了起来（装着去拍他的裤脚）。出来后，他给我看，只有拇指大。他说我们两个人吃。我说我不吃。

那天后半夜，早饭备好后，他就一个人，蹲在灶坑里，煨了一钵饭，当然还有那点肉。他又喊我吃，我说我不吃。他就一个人吃掉了。

不想，竟然，出事了。

副连长喊我去谈话，我说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也就难落实，自然只能不了了之。

事后，隔了一段时间，我和他调离了炊事班，分到两个不同的班组，到工地上去挑土了。

现在想起来，这个事之后，我和他也就很一般了（虽然之前也非亲密）。平时见了面，也就点个头，只能算是点头朋友。

再后来，也就是1972年，修完湘江橘子洲大桥之后，我们也就分开了，而且一分手就是50年，再没联系过，也没碰过面，直到有人组织聚会，才又相逢，点头一笑。他念了一首七言句子，要我听，提意见："秋风秋雨秋叶黄，老友再聚喜满堂……五十一年未曾见，今朝迎面白发苍……欢声笑语述过往，俯首轻言问安康。"我也回了他一首："凝眸一望五十年，点滴横飞扑眼帘。水已不是当年水，天亦非那旧时天。"同时，互相加了微信。去年重阳节，他发了条微信给我："周实兄弟，你好！今天是我们老年人的节日。老友无礼可送，只有藏头诗一首赠送给你。祝愿你节日快乐！年年有今日，岁岁有今朝：周而复始又重阳，实为战友岂能忘。重见风霜催容老，阳光帅气仍俊男。快近古稀无所惧，乐享夕阳永吉祥！"我也回了首七言给他："年年岁岁约清秋，西风拂夜月当楼。一灯入梦人暗淡，天涯何处见温柔。"

我为什么写这些呢？写这些有什么意义？我也不知道。我只是这样随心想着，也就这样记了下来，算是对过去的那段岁月遥远的回顾吧。

蓦然回首

一根扁担（外一首）

谭电波

或许，唯有那个推开心扉的人才能知晓
人生如风，多少秘密蕴藏
落在世界上，就是藏匿万物间
人一辈子是猫着的，不是悄无声息
永远不要对任何人，解释自己
人世间的美好与苦难，无法言说
日子走了，自己还在
河水走了，月亮还在

笨拙地捕捉着枯叶
风行走的姿势不好看了，扶住树
年老如寒季，心有雷霆却滚不出雨水
依偎文字堆取暖
一笔插进恩怨忧伤，徒步书山
直至厌倦人世间的纷扰
一头扎进滚滚红尘，痛饮三碗烈酒
佐以炽热，佐以稳重
不动声息，底气十足
青壮如夏秋之风
拍打脸庞的轻柔
春风如婴儿娇嫩的双手
人生如风，年少时如春风

用一生喂养那只万里之遥的月亮
为什么总要仰望星空
寂寥是人的寂寥，与月亮无关
蝉鸣是蝉的盛事，与人间无关

人生如风

人间的路太窄，幸福的门也窄
父亲还郑重地说，扁担不能横着走
就肩挑一斗文字，也能暖身
没有五彩石
所有的石头，垒砌一座庙
我曾发誓，用它担全世界
都藏在足音里
所以，必须把所有屈辱，孤独，汗水
一人一扁担，高过鹰和一座山峰
只要肩挑扁担
行走万里路
一路风雪，大地苍茫过
只要肩挑扁担
它能承担任何负载，胜过任何分担
别无长物时，得倚仗它
他说，艰难时刻
父亲当年确实交给了我一根原木做的扁担
我越来越像一根扁担硬瘦，黧黑，微微弯曲

萧萧相诗会